

走出幽谷

● 梁奇才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ZOU CHU YOU GU

题 记

我曾在幽静的终年不见天日的大山谷里生活了十一、二年，也曾在寂寞的不景气的散文园地里耕耘了十一、二年。这是一种巧合，又都是一种误入。

幽谷是美的，美的诗，美的画——山高，林密。苔深，路滑。怪石嶙峋，流泉淙淙。花荫散地，鸟语婉啭。大雾弥漫，月色朦胧。民风纯朴，人情绝好……然而幽谷虽美，却很少人涉足，很少人欣赏。这与散文创作的景况与境遇大抵相同——散文也是美的，美的诗意，美的画境，犹如美的幽谷一般，然而却很少人关注。也许正唯其美，唯其幽雅，才被世人冷落了。如冷美人，人们对她总是敬而远之。

现在，我早已离开了大山谷，可不时还在散文园地里夜耕晨种。每每想来，我能独自在人们不爱涉足的那样幽美的大山谷里生活了多年，实是万幸，九死不悔。可关于散文创作的受到冷落，便常常使我十分懊恼，乃至心寒，曾几次欲罢手不干，却又都不能。此时我才发现，我的双脚踏进这幽冷的散文山谷已经很深很深了，以致进退两难。我的心便常常被这欲罢不能、欲干不妙的矛盾咬嚼得非常痛苦。

正当愁肠百转的时候，广西民族出版社给

了我一个出集子的机会，这才使我的心灵有了一丝儿安慰。可当我把过去的作品重新审读了
一遍之后，我不觉脸红了，随之便更加不安
起来。平心而论，我的旧作不乏悉心营构的艺
术品，但粉脂气太浓太重了，不外都是山青、
水秀、物美、人好之类，这便失之强劲的思想
冲力，难免落套。直至这时，我才悟出了，这
些年来，我们的散文之所以被冷落的主要原因，
恐怕便是多写的或风花雪月，或粉饰太平，或
无病呻吟。

我应该从风花雪月的沉醉中醒悟过来了，
从幽冷的散文山谷中走出，关注现实，直面人
生，不再粉饰。因为在幽谷之外，还有另外一
个世界，一个我正在生活着的纷繁的都市百态
的世界。

作 者

1989.6.22.

目 录

题记

●此物最相思

大漠在燃烧.....	(1)
荒岛四月.....	(4)
流萤.....	(8)
雨打芭蕉.....	(15)
六月雪.....	(20)
此物最相思.....	(25)
夜的精灵 (三题)	(31)
晚风	
夜犁	
小街夜拾	
边城人.....	(39)
还唱半曲心诗.....	(44)
八尺江流过几多湾.....	(49)

●醉乡行

醉乡行.....	(58)
瑶山秋情.....	(64)

红军楼听歌·····	(68)
绿西园·····	(72)
北海寻韵·····	(76)
醉了,这块神奇的土地·····	(79)
深山含笑·····	(82)
矮岭温泉散记·····	(87)

●在大自然秘室里

果然是天坪·····	(94)
花的世界·····	(99)
红滩河瀑布写意·····	(105)
在大自然秘室里·····	(112)
绿色王国访银杉·····	(126)
山溪鱼趣·····	(135)
蔚青蒸霞·····	(141)

●春在漓江深处

漓江花街·····	(145)
春在漓江深处·····	(148)
半边渡·····	(153)
望夫石情思·····	(157)
青狮惊回首·····	(162)

●多梦的锚泊地

到处流浪·····	(169)
多梦的锚泊地·····	(175)
海思·····	(182)
百色有块欢喜石·····	(186)
绿叶，在山水间飘行·····	(189)
帆影·····	(194)
海天茫茫，有地的一角·····	(196)

●雨里故乡寻梦

下楞石记·····	(199)
龙船水涨了·····	(204)
乡间斗牛·····	(209)
朱湖边上四月八·····	(213)
金茶花纪事·····	(216)
雨里故乡寻梦·····	(221)
牧归·····	(228)

大漠在燃烧

是疾飞的一簇红云，还是滚动的一团奔火？它一出现在你疯了似的笔下，我便郁郁的想。

后来当你洗去赭红，蘸上浓墨，勾勒它那奔腾的蹄，扬起的腿，长啸的嘴，又神速地逆飞一笔，画下了那带风的尾巴，我才看清楚了，你画的是在茫茫大漠中狂奔的一只野驼。劲！前路漫漫，无边无际，却不畏艰险，迎着急风，顶着烈日，踏过沙流，掠过旱裂，昂头突奔。一眨眼，只那么刷刷几笔，一团烈火便呼的一声，直扑人面，吓得观客四散。你玩的是醉笔。狂墨。也斜着眼，也斜着笔，水墨不分，色与墨蘸作一团。泼。涂。抹。

你最后题上了：

大漠在燃烧

燃烧了的是大漠么？在我醉意朦胧的眼里，燃烧了的分明是壮民先祖布洛陀大力神犁开的红水河。燃烧了的分明是左江大山涂满泥红古人的一壁，燃烧了的分明是我家乡那绵延不断的红土岭！我十分自信。

好画！有人掏钱要买。你是停职出来的，单人，单车，中国边疆大回旋考察。没有工资领。可再穷也不卖画。硬朗朗的竹一样的风骨。

你把画赠给了我。何故要赠给我呢？我并不需要。我们也不认识。从来不认识。可我们在一起喝酒。你说。大碗大碗的。海量！觥筹交错。狗肉，鱼生，牛下水，猪大肠，

鸭爪爪，全是粗野之食。当年的桂系军阀陆荣廷就最爱吃牛下水。当今广西的许多作家也最爱吃狗肉鱼生。你没吃过，从来没吃过。但你说能吃。什么都能吃。在阴森森的西双版纳，你迷了路，一连几天不见人烟。你便什么都吃，抓到的，捉到的，捞到的。野果。草根。树叶。带毛的鸟。滴血的蛇……因此，眼下牛下水越毛越好吃。那黑衣不要洗去，越黑越有牛味。越韧越有咬头。咬不动就吞！鸭爪爪最好不要去掉泥皮。猪粉肠也不要挤掉那甜润润的粉屎。狗肉连皮带骨啃才有意思。鱼生应是“蝴蝶双飞”，单刀的不够喉。咳，狗肉鱼生，并列天下第一味！

你说，你是西域大漠野人。我说，我是南国山地野人。都是野人！于是，便有了大碗酒，有了狗肉鱼生，有了牛下水猪大肠。于是，便有了醉笔，有了狂墨，有了一团燃烧的火，突奔的火。

大漠在燃烧！与其说是你赠给了我，不如说是我赠了你。

燃烧了的，是一团热火。你本应是岛国之人，却浪迹在中国大地。可你神兮兮地说，你是中国人。中国生，中国长。父亲才是岛国的。当年父亲是作为劝降团的一位成员，从美国风尘仆仆来到中国大地的。侵华日军投降后，父亲便不再回岛国，留在了华夏，作诗。而你学的却是水墨。鲁艺一毕业，便递上一纸报告，要求分到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漠漠大荒工作。为的是崇拜野驼。尔后你东渡日本，留学。有人便揣测，此君这去定是“长江之水，有去无回”。可毕业，你又回到了中国，回到了大漠，为的仍是崇拜野驼。啊，野驼！你真的是一匹野驼。刚一结婚，便告别了甜情蜜意的洞房，告别了含情脉脉的娇妻，开始了中国边疆大回旋

人单车十万公里考察的壮举。过天山，横跨戈壁大滩，沿着雅鲁藏布江、怒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游弋而下，而后穿过西双版纳，翻越云贵高原，来到我骆越之地。在骆越之地，你对柔柔的桂林山水不屑一顾，却对0号界碑，燃烧了的红水河，燃烧了的花山崖壁，还有大海，十分感兴趣。我疑心你，是否蓄了太多太多的阳刚之气？如铁。如血。如日。如火。

燃烧了的，是一团怒火。在云南边地，啪！响亮的一记耳光。你打了一个无知的小盾牌。是他蛮不讲理，曝光了你三筒胶卷。曝光了蝴蝶泉的微笑，曝光了阿诗玛的情影。还有下关风、上关花、苍山雪、洱海月，只在几秒钟之内便化为一片白光。将近半年的劳辛付之东流，曾经那么富有的你，一夜之间便变成了穷光蛋。失去了的，代价是惨重的。在云贵高原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山民，被几个红眼睛赌徒用一只小杯、两个数字，摇去了他刚刚卖掉的一头大猪的钱。哭。求。无用。你竖着眉，蹲了下去。摇！一千元！（其实你身无分文。）一摇，你赢了，赌徒四散逃去。唰！你拔出了戈壁长剑。又是啪一声！拍倒了那拿钱的。不给？抢！一头大猪还回了山民。山民感激涕零，连连磕头。你却横剑扬长而去了。瘦瘦的身影。油迹斑斑的日本武士式黄袍。还有一头飘飘长发。

这便是你，并不是我。因此。大漠在燃烧，应是我送给你的，而不是你送给我。但那画，我却挂起来了。我的斗室，四壁空空，唯独挂了你这幅画。这样，我便可以时常看到烧燃了的你：一匹狂奔的野驼。

1989.3.

荒岛四月

也不知是为了逃避现实，还是寻找一片宁静，每到一地，我总是避开尘市，要到一些偏僻、清静的地方去走走。

在防城，年轻朋友阿海邀我到江心岛公园去玩。一听到“公园”二字，心便燥燥的烦。阿海却闪耀其词，说，其实那还是个荒岛，只有一只猴子的公园。这，我便去了。

一条小河，依依恋恋地流过防城镇，流过小岛。河里流淌的是桂花水，清，香。缓缓地从十万大山流来，又缓缓地注入北部湾大海。大山的云雾，抬头便见；大海的潮汐，亦早晚都可看到。山和海离这小镇、这小岛都不远。

要过岛，却没船。公园虽有一只渡船，却卧在对岸的柳丝下长眠。我们把目光扫过江面，最后停留在伸向江心的一溜长长的石滩上。几个年轻男女正在涉水过河，裤脚稍挽高一点，便不打湿。我俩便效仿。四月天的河水，凉丝丝地沁着脚心，十分惬意，撩人。

几级码头之上，迎面便是公园大门。入了园，抬眼四看，始信这确是个荒岛。巴掌大的岛儿。一片榕叶似的两头尖尖，几分钟便可走个来回。岛上林木萧森，芳草萋萋，除一幢旧的职工住楼外，没有任何亭台楼阁。面镇的河边修了一条小小的水泥路，算是有了开发的痕迹，然而竟还不能环岛而行。在别的公园，游人总是衣冠楚楚，花枝招展，步履

轻盈，悠悠，雅雅。在这里，游人不多，可说是寥寥无几，然而却一个个提着鞋子，挽着裤脚，打着赤脚游来走去，就连我俩亦然。摘些野花儿便是游人们的最大乐趣。一群游水过河的小孩，一个个赤条条地在岛上跑来窜去，风一样野。

我俩装着取出小刀的样子，说：“你们过来，让我们割下你们的小鸟鸟拿去下酒。”他们先是嗤的一笑，尔后便真的一个个扯着尖尖的鸟鸟走到你面前，大大胆胆地让你割……整个岛上，最引人的便是那只独猴了。蒙古包大小的铁笼里，猴儿皱着眉，皱着额，不蹦，不跳，一副忧忧愁愁的模样，一天便那样坐着，等待主人有限的供养，或是游人的偶然施舍。这里地处十万大山南麓，北部湾北岸，什么样的山奇海怪没有呢？何以便独养了一只猴子？可你能说这小岛不是公园么，大门上又分明书写着“伯南公园”四个大字。

伯南者，广东大军阀陈济棠也。这里是陈的家乡，早年便有了这公园，解放后才荒废的。十年前，因受越军不断骚扰，县府从地处国界线上的东兴镇搬迁到这里来后，才又重建了这个公园。可因战事频繁，人们无心建设，便成了眼下这么个荒凉的样子。

岛荒，游人的心也荒。

在江边的一张石桌上，我们发现有人遗下一本脏乎乎的（或者说是粘满红红绿绿颜料的）笔记本。我们拿起来翻了翻，里面全是一些语丝般的随记：

——我们这些自称未来的女画家，从来不梳头，不洗衣服，经常披头散发。在我们女生宿舍里找不到香水、梳子、化装品，唯独有半块灰蒙蒙的破镜子。但一些男同学来了，我们却可以找到烟酒来招

待他们。

——我们最高兴的时候是没有钱的时候，几个人翻箱倒柜，翻出一毛几分钱来，拿去买了一把黄黄的菜叶，没油没盐的煮了，大伙抢着吃，挺开心。因为那是我们自己做的、也只有我们这些人才做得出一份“艺术菜”。

——我们最爱做一些人家没做过的东西。因为那才是我们的！比喻拿别人弃掉的垃圾，堆成个艺术品，把捡来的瘦猫剪掉胡子、爪子，都拿到街上去摆卖。可有人看却没人要，这使我们很难过，没人欣赏我们的艺术品。

——去公园玩？那简直是个受罪！那些亭台楼阁，太做作，太多人工斧痕了，令人看了心里挺憋。我宁可跑到邻外去看青菜小草，也不去公园。

——傍晚，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，我常常喜欢独自跑到江边去，凝视江心小船上的孤灯，晕黄晕黄的，在风浪中摇曳，在黑暗里微茫。那灯，便是我。

.....

这“杰作”是谁？我俩抬眼四处找寻。终于，一个美丽的少女撞入了我们用目光织成的网。她孤零零地站在岛边，背靠大树，却不看山，不看水，歪侧着头，斜视着眼，愣愣地看着脚前的小草。似在凝思，又似在遐想。散乱的长发披在肩上，柔柔的发着青光。一身黑运动衣的前胸上，错开地缀着两条色线，左白右红，整个江心岛唯她穿鞋踏袜。阿海认得她。她常常独自跑到这里来，一呆便是半天。她从美专

毕业回来快一年了，还找不到工作。她画的画，虽然常有惊人之作，却没人想到要录用她。当今世界，人满为患哪！

我们要把笔记本还给她。她说：“那是我扔了的！”

扔了？！为何不扔到河里去，也不撕了？她答得干脆：“我就是这么扔的！”

尴尬的倒是我们。我们提出为她拍张彩照，她欣然答应了：“好，让我想想，该怎么照。”画画前低头构思的模样。忽一扬头，迅速地向岛上扫了一眼，便向那幢旧的职工小楼跑去，靠在楼柱下，背着手，侧头，斜视，还是刚才那副神态。我对着镜头看了看：糟了！四角形的柱头上，左右两边各撑着一根横木，恰似一个沉重的十字架。河边有古榕，河里有打鱼船，河对面有现代化的楼房、水塔，哪里不好照，偏偏取这“十字架”做背景，自找晦气啊！

“照吧，那才是我——当然不是我的将来！”她莞尔一笑，露出两颗苦涩涩的门牙。

她走了。她的话，她的笔记，还有那沉重的“十字架”下苦涩涩的笑，留在了这四月的荒岛，也留在了我那荒岛一样的心上。

四月，是个青黄不接的季节。

1989年5月中旬

流 萤

山区的夜，来得很快，即使是仲夏，也是这样，蓝宝石般的夜空刹时缀满了点点繁星。流水潺潺的小溪边，野花散发着夏夜特有的郁香，草尖上，凝结着一颗颗晶莹晶莹的露珠，黑黝黝的竹丛下，喧闹的虫吟彼起此落。而那闪动着幽微绿光的萤火虫，就在这虫吟的竹丛下，凝露的草尖上，无声无息地飘忽着，不慌不忙地穿行着，一个亮点消失了，又一个亮点出现了。这些亮点，一串串的，牵动着人的思绪……

就在这样一个梦幻般的夏夜里，我沿着小溪流摸索着往上走，要到河谷里去捕捉一只神秘的“萤”，捕捉一个飘忽的灵动的亮点！

我是在白天赶圩的时候看到他的。在那条石板街的尽头，有一棵大樟树，浓荫下摆着一张桌子，边上围了一层又一层的人群。起先，我以为是那些江湖佬在叫卖风湿跌打药，或是那些走生意的人在兜售肥猪粉和去污精什么的。待赶上一看，只见桌前横挂着一块蓝布，上书“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询问处”字样。桌上，一顶棕丝雨帽半盖着一个黄布挎包，此外什么也没有。坐在桌子正中的，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人，瘦小，黑黝黝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深陷的眼睛显得十分疲惫，象是老睡不够的样子。他身穿一件黑色的土布唐装

衣，一条宽筒的蓝布西装裤高挽着，虽然踏着一双塑料凉鞋，双脚却巴满了泥巴。那样子，看不出他是个什么民族的人。但看得出他是个地道的农伯。也许是连夜从乡下赶来吧，这时他胸前还斜挎着一只用当地少数民族花带子捆着的手电筒。这电筒，老式，铜制，虎头牌，整个皱巴巴的，而那经常扭动的地方，却生发着铜亮铜亮的光。显然，这只手电筒形影不离跟随他多年了，在田间小路上不知跌了多少次了。看，它屁股上还粘有泥巴皮皮呢！

他一会儿用瑶话，一会儿用壮话，一会儿又用苗话和那些围观的人打着招呼，并且摸摸索索地从黄布挎包里抽出了一小搭油印品——“半月病虫预告”来，分发给人们。末了，他又认真地给前来询问的农民，一一解答有关如何防治各种病虫害的问题，并且给他们开了一张又一张的处方。那些各族农民，有拿病禾来的，有用野芭蕉叶包着蔗虫来的，也有什么都没拿的。拿来了，他就一一仔细过目辨认，没有拿来的，他就追根究底问清楚，然后才开处方。一时弄不清是什么病什么虫，或是他认为病虫危害比较严重的，他就说声：“奶佬，明天一早我到你寨上去，不要忘记打油茶哦！”“老庚，明天晌午在山坳等着我，我到你田垌去，你可不要下河塞汉抓鱼，误了时间！”这样，那些带着忧愁而来的农民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都一个个抱着希望，走了。

怪了，从来只有人医、兽医，现在却又来了个“农医”，而且是出来摆摊子开处方的，真够新鲜，怕是盘古开天地以来还没有过呢！我悄悄问身边一个乐滋滋的老汉：“公佬，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他呀，……莫非只有你认不到？”老汉不假思索地咋呼着，似乎这是个连三岁孩童都认得到的著名人物一样，“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人，也是我们寨上的郎仔，人可好啦，和和气气的，对谁都一样，又帮我们治了不少病虫……难得呀！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。

“叫什么名字我倒搞不清楚。平时，他喊我们做伯爷、叔爷，我们喊他做郎仔。哦，对了，听那些后生仔经常喊他叫做什么‘萤火虫’。”

萤火虫？！这名字太有趣了。可我刚想问个清楚，周围人群却突然骚动了起来。我一看，原来是个满头流着大汗的瑶人，急急忙忙赶来，挤进人群，指指划划地跟“萤火虫”嘀咕了几句什么话，便一把抓起桌上的挎包和棕丝帽，硬拉带拽地把他扯走了。我想，大概是哪里的禾苗得了急病吧！待我再转回身来找那个老汉时，他已不知去向，人们也纷纷散开了。

傍晚，我到临河的乡政府办公楼去，打算问一问今天看到的事。一个老秘书接待了我，开口就说：“哟，你要找‘萤火虫’？难呀！”

又是萤火虫！

“你不晓得，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，他在全乡范围内设了很多个病虫观测点，光是乡政府所在地的这个三岔河口上就有三个。他一会在这汪泉边出现，一会又在那个田垌露面了，今天从这条山沟钻进去，明天又从那个山包冒了出来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哪天不在乡下打转转？难得找他呀！”老秘书面有难色地说，“只有到了赶圩日的时候，你

不请他，他也要赶回来摆档子的。哎，可惜今天圩日已赶过了……”

“那么，他家在哪里呢？”我试着问，打算晚一点上他家去找一找。

“他家？他家可远啦！他是个大地方来的人，却甘愿到大山沟里去上门，做了苗家的郎仔，怪着哩！”老秘书似有点夸奖地说。

“他怎么不找个吃麻包粮的呢？”我问。

“原先他也打算找，可那些姑娘动不动就说：‘谁跟他？领工资的农民！’”老秘书越说越俏皮，居然学起那些姑娘的话来。“本来城里有个姑娘也愿嫁给他的，但对他提出了条件，一是要他调回城里去，二是要他改行……后来，不知怎的，他就到花界那边去找了个苗家姑娘了。你不知道，那花界高着呢！上十五里，下十五里，又不通公路，谈恋爱的时候，他扛着单车去，又扛着单车回，目的是在讨好那位姑娘。”老秘书滔滔不绝地说着。

我能说些什么呢？我自己就有好些同学和朋友，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又学过农，可前些年却一直不安心搞农，都在闹调动。要不，总成不了家，没人爱。即使是现在，报考农学院的人也不算很多呢！

“你看，那不是他么！”老秘书突然在临河的窗口那里惊叫了起来，“准是到那边河谷里去开诱蛾灯！”顺着老秘书的手指看去，朦胧的暮色中，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，在对河的小路上，游弋般地向上移动，那棕丝帽和黄挎包仍然背在他身上，而那挂在腰间的铜制电筒，在水波和晚光的映照下，正一闪一落地反着光。看见这，联想到白天看到和听到